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越洋看中國

（紐約）李大西

2007年初現的次貸危機，美國沒有做足抵禦措施，引致危機愈演愈烈，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捲起了世界金融海嘯。全球金融動盪，短短兩日，全球股市蒸發市值一萬多億美元，樓市慘跌。全球實體經濟也受重擊。各國政府紛紛拋出緊急救援措施，希望力挽狂瀾。

一年多來，我在危機聲中走世界，在中美歐的大學，各種大會上作次貸危機的報告，探討次貸危機的根源和應對方法，考察各國經濟，文化，甚至宗教所受衝擊和反應。感受相當沉重，但也很受啓發。

中國：從隔岸觀火到感同身受

我最初是在中國的大學作報告，我發現，中國聽衆對次貸危機深感興趣，又覺得匪夷所思，特別當時中國人民正處於汶川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奧運的大喜之中，對次貸危機很有點隔岸觀火的味道。

深圳高交會後，我對中國的珠三角，長三角和華北進行了半個月的參觀和考察。

在廣深高速公路上，已經能感到不同往常，頭痛的塞車沒了。東莞，深圳已能感覺到蕭條的味道。接着的南京，無錫，江陰之旅，卻還是一片歌舞昇平的好時光。

南京市委書記朱善璈熱情宴請我們。他的講話使我們看到，南京在反擊金融危機中的大志。而另一例子是江陰這個全國百強縣之首，以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創造百分之一的GDP，熱氣騰騰，正在全力引進人才和技術。

有中國第一村之稱的華西村，更使我印象深刻。金塔是華西村的標誌性建築。登上第十五層，鳥瞰華西村，一排排整齊的別墅掩映於綠樹紅花中，新建的塔群在陽光下熠熠生輝。街道乾淨清爽，四處鳥語花香。華西村的人均收入是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四十倍，也有企業上市了。而使華西村四十年紅旗不倒的，可能正是我們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看到的缺失了的商業道德。華西村的帶頭人吳仁寶的座右銘：「家有黃金數噸，一天也只能吃三頓」，他給自己立下了「三不」規矩：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工資，不拿全村最高獎金。這種道德，正是防範金融危機的重要一環。

吳家的第二代已經接班了。在金塔頂，我和吳仁寶的孫女聊了聊，她對世界金融危機毫無懼色。這位吳家的第三代，還是從德國學成回來的海歸呢，負責旅遊工作。看來吳家的第三代接班人的培養已經在認真進行中。不過，這種結構，是不是一種可以抗擊金融風暴的超穩定結構呢？

我對河南，河北的參觀考察，是由全國政協為海外代表組織的，更為官方，接觸的層面也更高一些。10月22日至26日，我們考察了河南南陽、洛陽、開封等市。在鄭州，河南省長郭庚茂宴請了我們，還舉行了座談會。以前總覺得河南很落後，在河南轉了一圈，才發現，遠遠比我們想像的先進。河南是中國人口第一大省，糧食第一大省，GDP全國第五。古都洛陽、開封都現代化得很。的確，河南在中國的地位，就像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發展的潛力很大。一路看來，到處鶯歌燕舞，一派昇平盛世景象，哪看得到什麼金融危機的影響呢？我作為創辦者之一的公司在美國上了市，籌集了四千萬美元，正在中國尋找合併的目標。其中一個正好在鄭州。從報表看，是很好的公司。但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河南造假風氣，又使得我公司高層有點擔心。借這次考察，我對這公司作了較為全面的了解。這是一家特殊軋鋼廠，有特殊技術，產品比進口產品便宜很多，在全球經濟危機衝擊下，中國的鋼鐵產業深受打擊，而這個廠卻能頂風而上，創造更大利潤。我對該廠的領導人印象很好，再加上給我們做報告的史副省長也去過這工廠考察過，看來是一家靠得住，有潛力的好公司。河南省有關部門也向我保證，將盡力支持。這使得我們增強了信心，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還是選擇了河南這個目標，完成了我們的兼併任務。現在這公司營運很好，在納斯達克主板交易很成功。

此行我對河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過我也對金融危機對中國內陸的衝擊之少，有些疑惑。一個月後，我重返河南，為造紙技術合作進行考察時，卻發現了完全不同的情況。還是河南政協協助安排，我們訪問了五家河南的重要造紙公司，既有國營控股的大紙廠，雄心勃勃大擴展的民營企業，也有苦心經營

的鄉鎮企業。所到之處，滿目狼藉，紙價慘跌，訂貨大減，叫苦連天。連政協的領導都看得口呆目瞪。短短一個月，為什麼有如此反差呢？我想一方面是金融危機的衝擊傳播速度之快，打擊之烈造成，另一方面，也是官式考察時地方報喜不報憂的傳統造成的。

我們對河北的參觀考察，卻看到了相當嚴峻的問題，也看到了可喜的曙光。

河北省長胡春華給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今年46歲的胡春華是全國最年輕的省長，當過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西藏副書記。會見時大家暢所欲言，時間到了還意猶未盡，於是他提議，宴請時就少來祝酒乾杯這一套，大家邊吃邊談。我的談話十分直接，我說，哪壺不開提哪壺，先談談當時震動全國的三鹿奶粉事件。當時，這可說是河北的家醜，河北三鹿集團生產的三鹿奶粉，被發現含有超標的三聚氰胺，引起數以萬計的嬰兒受害，很多患上腎結石，有的甚至死亡。這引起了全國公憤，石家莊市委書記，市長剛剛為此丟了官。胡春華非常誠懇地請我談談應對的建議。我說談處理的要處理，該賠償的賠賠償，像三聚氰胺一類的事，再也不允許發生了。但是，目前對河北來說，要緊的是如何處理好三鹿集團，它的幾千員工，以及河北乳業的出路。如果河北省政府有決心，重建三鹿，也並非不可能。我接着談了對河北鋼鐵產業的問題。奧運期間，為降低北京的空氣污染，河北有不少鋼鐵廠被迫停產，現在由於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鋼價大跌，河北有40%的鋼廠停工，問題十分嚴峻。胡春華省長對此毫無隱瞞，希望我們談談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做法。他真誠希望我們通過考察，增進對河北的了解，尋找到合作項目，同時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推動河北外向型經濟發展。這頓飯吃得最累的當屬胡春華省長，他不斷回答問題，又頻頻提出問題，從頭到尾，也沒吃上多少口飯。而我們既有機會談了我們的看法，又了解了不少問題，都覺得是此行特別有意思的一頓飯。

到唐山的訪問給了我們很大震撼。首先使我們震撼的是唐山地震紀念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強度7.8級，使24萬人喪生，36萬多人受重傷。唐山市城鄉民用建築68萬餘間，被地震損毀65萬餘間。紀念館中一件件實物，一張張相片，一組組數字，讓我感到陣陣心痛，使我終生難忘那段慘痛的歷史和重生的歷程。唐山人民用了10年的時間，在全國人民支援下，花了50億人民幣，重建了唐山。走出地震紀念館，看到布局大氣、整潔、綠化的唐山市容，一排排矗立的嶄新的住宅樓，欣欣向榮，生機勃勃，已毫無地震的痕跡。汶川地震的重建據說要花一萬多億人民幣，看來要好好學習唐山人民的艱苦奮鬥精神。

曹妃甸是唐山的明珠，再次到曹妃甸參觀，感到的還是震撼。兩年前，初訪曹妃甸時，驅車飛馳在曹妃甸的吹填而成的18公里長的通島公路上，激動地看着兩邊吹沙填海的工程，深感這一世界單體吹填面積最大的圍海造地工程是真正的精衛填海。現在，二十五萬噸級礦石碼頭已經實現國內外通航，首鋼曹妃甸京唐鋼鐵開始試投產，一個以大碼頭、大鋼鐵、大化工、大電能「四大主導產業」為核心的新興工業區正在曹妃甸崛起，它向世人展現的是一幅氣勢恢弘的宏偉藍圖。曹妃甸循環經濟發展的理念已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唐山市委書記趙勇表示，這裡將建成「不冒一縷廢氣、不排一滴廢水、不丟一塊廢渣」的循環經濟產業園區。面對金融危機，很多區域經濟都舉步維艱，曹妃甸呈現出的卻是逆境中的勃勃生機，許多巨型企業選擇曹妃甸作為應對危機、再創偉業的平台。曹妃甸將真正成為環渤海地區的發展引擎，將為世界走出金融危機作出貢獻。

中國：危機和佛教

在河南河北十天的參觀考察，有震撼，有疑惑，但使我感觸最深的還是中華民族那種博大精深的淡定的感覺。這特別在參觀了幾個名山大寺之後的感覺更為強烈。危機聲中，佛教是否更有其意義呢？

洛陽是九朝古都，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白馬寺。白馬寺建於東漢，是我國第一座佛寺。當年天竺僧人竺法蘭、攝摩騰以白馬馱經到，下榻於此並着手翻譯佛經，這也是白馬寺名字之由來。白馬寺山門，兩側書「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我請教了接待我們的白馬寺監寺。他說「欲淨其土，當淨其心。惟其心淨，則國土淨。」；要莊嚴國土，必先莊嚴自己。國土莊嚴，才能有益於



衆生，即利樂有情。

河南登封少室山的少林寺乃禪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刹。南北朝時，天竺僧人，禪宗初祖達摩到中國，於寺內面壁九年。唐初秦王李世民曾得寺僧援助，少林武僧遂名聞遐邇。唐高宗及武則天亦常駕臨，封賞優厚。清代諸帝亦很關心少林寺。寺內保存唐以來碑碣石刻甚多。寺內現存有山門、客堂、達摩亭、白衣殿、地藏殿及千佛殿等。寺旁有始建於唐的塔林，有塔220餘座。

釋永信法師現為少林寺方丈，是中國首個取得MBA學位的僧人。他成立少林寺武僧團、少林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等機構，對少林寺進行商業化的經營和推廣，還玩起了電子商務。釋永信的一個個商業夢想則在世俗的一片唏噓聲中變為現實。而少林寺的面貌也煥然一新。這一次，少林寺是趕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良機，自力更生繁榮起來的。

禪宗流傳久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教義和修行方法的簡單易行。禪宗提出了「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主張人人都具有佛性也就是「本性」，人人都先天地具有成佛的智慧和就是「菩提」，人人都能夠通過覺悟佛性而成為佛，儘管何時豁然大悟難以料定。六祖惠能提出頓悟的主張，認為在日常勞動生活中都可以頓悟成佛。釋永信的新觀念：在商業中修行，看來和禪宗初祖，六祖的觀念也是一脈相承的。如果世人都在商業中修行，這次金融危機大概就不會發生了。

在中國參觀，發現到處都在大建佛像，費用動輒數億。各地都希望自己建造的佛像是天下第一，這種狂熱和奢靡實屬罕見，是盛世造佛嗎？還是值得我們思考和警惕呢？在富足的無錫看到的88米高的青銅靈山大佛，曾為世界最高銅佛，香火之旺，令人感慨。無錫靈山梵宮建築氣勢磅礴，布局莊嚴和諧，是第二屆世界佛教大會舉行的地方，高大的廊柱、大跨度的樑柱、高聳的穹頂、超大面積的廳堂，瑰麗璀璨的藝術，給世界各地的佛教徒的絕對是震撼的感受。據說造價高達17億人民幣。而這次在河南省平頂山市魯山縣看到的佛泉寺內的銅製大佛，總高153米（佛像高108米，蓮花座、金剛座高45米），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像。據說用了6000多噸鋼，100多公斤黃金，共耗資人民幣2億多元。一個貧困縣能完成這樣一個浩大工程，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但是，為什麼在農村教育、醫療保健和扶貧濟困等方面投入不足，而為造佛卻肯耗費巨資？

在參觀河北柏林禪寺時，我曾請教柏林禪寺住持明海大和尚類似問題。柏林禪寺座落在河北省趙縣縣城（古稱趙州）東南角，與天下第一橋趙州橋遙遙相望。柏林禪寺屢遭劫難，1988年這裡殿堂、經像已經蕩然無存。艱苦重建後，殿堂樓閣鱗次櫛比，千年古刹重煥生機。新建的柏林禪寺萬佛樓通高三十七米，上下兩層，面積達五千方米，巍峨雄偉，金碧輝煌，我覺得實在太過豪華。明海大和尚認為，在建設萬佛樓五年之中，參與人數達萬，可謂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中外，籌集善款近三千萬元，建成這個人天法窟，本身就是個奇跡，有利於弘揚佛法。柏林禪寺不僅不收門票，還常年帶頭救災，救病。相信這善心的力量不僅會改變我們自己未來生活的道路，而且也會改變這個世界。明海大和尚還談到他們為面對種種挑戰和社會人心的種種問題，提倡的「生活禪」，凸現了禪與生活融合一體的主旨，這也是佛法現代化的努力。他們充分利用了現代化的科技成果，包括網絡，無線通信，電視，出版等等，做出了和少林寺不同的努力，令我十分佩服。

後來我才知道，明海大和尚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1992年出家，果然是一位有現代視野的大師。

我想佛教在中國的復興，與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自信也很有關係。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在金融危機肆虐全球之際仍保持強大的發展能力與潛力，其內原因就在於中國人比以前自信了，他們沒有被金融危機嚇倒，而是積極加入到國家推行的擴大內需的行動中來，使得中國經濟這艘航船得以在國際金融風暴中平穩前行。

靜靜的帽兒山

司徒一



她很欣賞這張照片，感覺自己照得特別精神：坐在石階上，兩手交叉很自然地擱在膝蓋上，頭略微俏皮地偏着，頗有點藝術家風度，那斜倚在額頭的一抹濃髮，恰到處地點綴了臉部的輪廓，映着燦爛的微笑，整個形象顯得既優雅又大方。坐在旁邊的他，應該說，挺自然，只是顯然不如她風光。

照片的背景，是藍天下濃密綠樹叢中立着的一塊白色花崗岩碑石，上面清晰地刻印着「帽兒山」朝英兩文字，碑石不遠處，是一座昂首向天的獅身雕像。她沒想到會到這兒來——「帽兒山」，一座座落在北方某市近郊從沒聽說過的小山，他們只是想藉上飛機前的幾小時，再領略一番這座以前從沒到過的北方城市的景色。可走進小山，邁入山間的棧道，兩人都被眼前幽靜的翠綠吸引了。

沒有人影，似乎除了他們倆人，整座山就沒有其他人了，偶有幾個遊人，也是匆匆擦肩而過，很快又恢復了寧靜，真是「鳥鳴山更幽」，而此刻連鳥鳴聲也聽不到。他們壓根沒想到，這兒居然會有這麼一座幽靜安謐的山，可以讓他們自由隨意地說笑。他真感到自己的抉擇是聰明的，因為幾十分鐘前，他還在為上哪兒去打發登飛機前的幾小時而躊躇，沿着木製的人工棧道拾級而上，兩邊盡是密密的高大松樹林，此時除了兩人的對話聲，相伴的只有清風掠過樹林發出的輕輕松濤聲。難得的機會，她終於可以和他隨意地交流兩人都感興趣的話題，平時雖然有機會對話，卻往往顯得過分嚴肅和規矩，這次真是個好機會，置身於這樣一個天然幽雅的環境，真可以徹底放鬆，天南海北地神聊散心了。

他當然也想隨意一些，難得有兩人單獨相處又可以輕鬆交流的機會，況且又在如此安寧的地方。他確實覺得應該放鬆了，走在棧道的階梯上，望着參天的松樹，他頗生感慨，話匣子也就由此打開了——從山水松樹，到古人的詩詞，從人生憂樂，到廣漠的大千世界，話語聲伴隨着笑聲，在靜寂的松樹林上空回蕩。突然，樹叢中接連竄出兩隻小松鼠，她先看到，開心地叫了起來，他也看到了，那是兩隻從沒見過的棕黃色條紋相間的小松鼠，牠們先後蹦蹦跳跳，很快便鑽進了棧道另一邊的矮樹叢裡。啊，多麼有趣，她興奮不已，說話間兩頰泛起了紅暈。看來這「帽兒山」的生態環境真是保護得非常好，她喜歡這種不被人為破壞的自然環境，平時她很喜歡讀一些描寫自然生

態和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文學作品，譬如美國著名生態文學作家梭羅的作品。此刻，她很自然地聯想到了梭羅，想到了梭羅筆下的瓦爾登湖，想到了那遙遠的但同樣安謐的瓦爾登湖畔梭羅曾經獨自居住和生活過的小木屋，以及小木屋周遭同樣幽美的環境。眼前雖然是山，不是湖，是中國北方城市旁的一座無名小山，不是美國作家筆下膾炙人口的綠洲，但它們都一樣充滿着鬱鬱蔥蔥的生機和綠意，加上突然出現的小松鼠，在她那陶醉的眼裡，牠們變得異常可愛，可愛得簡直是秀色可餐了。

他自然另有一番感觸，他的足跡已遍及了世界五大洲——亞洲、非洲、歐洲、美洲、澳洲，類似的山水景象，應該說見得太多了，但此時此地，他分明從心底湧出了另一種情感，一種平日生活中難見的欣悅。儘管，「帽兒山」山並不高，樹也並不奇，眼前的景象似乎大多曾相識，只是比平常多了幾分靜謐，但他卻覺得心情異常舒暢，特別看到她那激動的情態，似乎也受感染了，要不是飢腸開始鳴叫，他真希望再多呼吸幾口這松林間沁人心脾的清香空氣，和她一塊慢慢地慢慢地步到山頂，去領略山頂那極目遠眺的開闊遠景，而不是在半山腰就「半途」而返。

然而，他們最終還是沒有再往山頂去，時間不允許，只能行至半山腰折返了——儘管他們的體力完全能夠極頂，兩人的內心也很希望極頂。留點遺憾吧，生活本來就是如此，不可能完美，也永遠會有遺憾，人們心目中所謂的美，其實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因為這個世界不可能也沒有絕對的完美。

歸途中還是罕有人至，除了他們兩人，整座山依然是那麼的安謐，靜靜的，靜靜的。她說，她以後有機會還會再來，來享受這遠離塵囂的安寧；她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重遊的機會，但這份難得的寧靜和歡愉，卻會永遠留在他的心中。

他後來才明白，這座山為何叫「帽兒山」，因為從遠處看，整座山的形象有點像帽子，而山頂上的一座小亭子，遠望去極似帽子的頂穗，但他又忽然想到，北方人說稱讚的話裡，有「蓋了帽了」的說法——

這「帽兒山」的名稱是否也有這個意思呢？



圖/耿婷婷

這天，商餘在獅城的居所書寫，覺得悶了，想到海邊去走走。記得在香港時，人們要親近大海，腳踏浪花和沙灘，實非易事，一者時間寶貴，二者要坐車又轉輪渡，到很遠的長洲島、大浪灣，淺水灣等。而我所有的愛好，就是自小養成的閱讀書籍，聽音樂，觀海聽濤和親近大自然，及寫作。

我帶上稿紙和一本書，獨自走向黃金海岸。

正值大海漲潮時分。洛伽寺座落在小島嶼上，一座堅固的石橋連接着海岸。青石、黃牆、紅瓦築成的洛伽寺莊嚴宏偉、金碧輝煌，面向無邊無際浩瀚的大海，——幾艘紅藍色電動船駛過洛伽寺前面的海域，在船上敬佛，燃放鞭炮以示虔誠和平安吉慶，今日是農曆五月十五日。——波浪如虔誠的朝拜者，日夜不停地向着廟宇叩拜。濤聲和着晨鐘暮鼓，宛若唱着永恒的天竺讚美之音。浪濤彷彿在說，從前，我們從這裡到天涯海角去尋求出路，如今，我們從天涯海角和海峽東岸而來，急忙匯入故鄉大海的懷抱。

當年，我們的祖先為了生存，不得不投身怒海，闖南洋。閩南地區地瘠人稠，往外闖才有活路。

謀生存，求發展，對石獅人是習以為常的事。海上有風浪，有海盜，漂洋過海要冒很大風險，石獅人不畏艱難，甘冒風險，敢闖敢幹的個性和自強不息，吃苦耐勞，奮鬥不止，「愛拚才會贏」的人文傳統，在石獅人中薪火相傳，連綿不絕。

故鄉石獅，在國人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因為，它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領異標新，開風氣之先，扮演了一個了不起的角色。浩瀚的大海，塑造了石獅人質樸，堅毅，豪邁的性格。海洋成為石獅人生存和發展的命脈，反映到文化上，就是一種鮮明的開拓，創造，敢於冒險和勇於創新的精神。

窮逢盛世，故鄉石獅插上了騰飛的翅膀，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那種幢幢不盡的高樓大廈，那數不清美麗的建築物，城市不斷地快速發展着，鄉村也不斷地快捷地更新着，人民的微笑一日比一日舒坦燦爛，心中如春日般一日比一日溫馨。是啊

，生活在這美好的盛世是幸福的，如今，海外的僑子紛紛重投故鄉的懷抱，人們再也不用漂洋過海去謀生了，外來的務工者也在這片大地上落戶生根。是啊，故鄉用如大海般遼闊的胸懷，坦然的微笑，使人們不願意離開它的美麗、四季如春、人傑地靈。

波浪是大海之魂。有人問石獅之魂是什麼？我的回答是：石獅之魂就是大海之魂。——君不見，不管是微波細浪或萬丈巨浪，不管是潮退或潮漲，波浪都永恆不息、堅韌不拔、時刻不停地衝擊着；象徵着理想和信念的礁岩，堅硬的海岸和沙灘，這就是石獅之魂。

是的，石獅人民因為具有海洋般的特質、性格和夢想，才能走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創造了最早的輝煌；寫下了歷史性壯麗的詩篇，時刻在為我們民族永不停留地拼搏、創造和貢獻！

彼時，細雨霏霏，礁石浮出海面，白浪滔滔，海鷗嬉戲飛翔，海風涼爽。我獨自坐在洛伽寺後面的竹亭上書寫。耳邊波浪彈唱不絕，心中情怡神爽。雨絲如玉珠般隨海風飄入竹亭，一滴、二滴、三滴，點點滴滴，數不清的點點滋潤着我的心田，像人們的關懷，像人們幸福的微笑，像和諧人心，潤面舒心，連綿含情，心中充滿溫馨和喜悅；且釋然清靜，心凝神釋，商場繁繁，煙消雲散。

走出竹亭後，我在海灘上漫步，海面上碧水連天皆是藍；遠處綠林如洗，海風帶着溫熱，迎面輕拂，潮水已退了。遠處海面浮着一圈黑黝黝的礁石，高低不一，間中沒有礁石處像敞開的「大門」，臨近沙灘的礁岩圍裡停泊幾葉扁舟，在海面上蕩漾着。如飛的電動小艇從那通向大海的「大門」疾駛而出，在大海上盡情地馳騁。白色的「海洋世界巨輪」停泊在礁石邊的海灘上。

太陽已驅散了薄雲，碧海更清藍了，海灘黃澄澄的，如鋪滿了金沙……

2007年6月15日
於獅城靜書齋

